

在我的印象中，“硬菜”这个提法没几年，好像是从东北传过来的。东北人幽默，也能造词，比如嘚瑟、埋汰……太多的词，经东北人的嘴一说，全国大众马上跟进，成了流行语。

“硬菜”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，因为字典上还没有正式收录。一般是指饭桌上比较实惠、味美且以大块肉烹制的菜。更多时候，则是指价格昂贵、能彰显主人身份、给主人争面子的菜。由于各地风俗习惯不同，“硬菜”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在东北，小鸡炖蘑菇就算“硬菜”；在新疆、内蒙古，烤全羊和手抓羊肉被认为是“硬菜”；在俺们山东，葱烧海参、油焖大虾和九转大肠才是“硬菜”。不多说了，再说哈喇子（也是东北方言）就流出来了。

写文章有时则是“硬靠”。就像往墙上贴瓷砖，在墙面上抹点水泥，将瓷砖往上一按，就成了。此时的我，就由“硬菜”联想到社会、单位上发生的那些人和事。

许多单位都有一个或几个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好事业的人，谓之“骨干”。在较大的单位里，这称为左膀右臂；在较小的单位里，如果会搞行政，这就是好帮手。这人如果会写材料，就是笔杆子。有这种人在，这个单位往往能搞得风生水起，远近闻名。缺乏这样的人才，单位还是那个单位，但往往默默无闻。也因此一些骨干力量往往自视甚高，不可一世，目中无人，以为领导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一盘“硬菜”。

北宋苏轼、苏辙两兄弟，为当世英才，参加科举考试，其所作文章让当朝皇上宋仁宗十分赏识，仁宗甚至曾对皇后说，今天我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宰相之才。然而，后来的时局大家都知道，苏氏哥俩并未受到什么重用。虽然苏轼任过尚书，苏辙当过副相，但任期都极短，昙花一现，过眼烟云。连皇帝认可的这两道“硬菜”，最终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

才能和智慧。

众所周知，清朝有个才华过人的纪晓岚，他天资聪颖、博览群书，深得以文人墨客自居的乾隆皇帝垂青。纪晓岚自己也经常飘飘然。有一次，乾隆想要去民间“巡狩”，顺便探询纪晓岚。纪晓岚大清戏演得有点多，拿着棒槌当针纫，以为这是皇上礼贤下士，于是引经据典，把历朝历代的案例选了几则，总结道：“出巡一事大可不必，此事绝非正道皇帝所为。”乾隆一听大怒：“朕视汝不过优伶尔，怎敢妄谈国事？”我只不过把你当个娼优来养着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国家大事？纪晓岚从此才知道了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真正地位。

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英若诚，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。不知为何，他小时候总以为自己很重要，以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他身上。有一次吃饭时，英若诚突然心血来潮，躲藏到大厅的柜子里，想看看家人找不到他时的焦急心情。可是一直到大家酒足饭饱离席后，也没人发现不在场的他，更别说大呼小叫、心急火燎地寻找了。英若诚只好悻悻地自己走出来，去吃了桌子上的残羹冷炙。本来想把自己当成一盘“硬菜”，没想到最后享受的却是一些剩菜。

以为是“硬菜”的，未必真的是“硬菜”；即便真的是“硬菜”，也未必当被“硬菜”用。

地低为海，人低为王。然而，世间有多少缺乏智者，不论在单位内，还是在社会上，错把自己当盘菜且当成“硬菜”，结果呢，尴尬。



闲云斋记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11月20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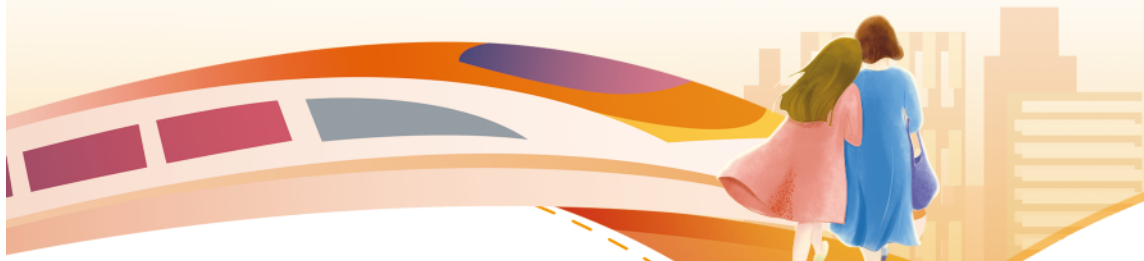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石凤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王明才



周末，我想带母亲出去

走走。近几年因为年龄的原因，母亲开始抗拒走很远的路了，她总说不要给小辈添麻烦。

那天我打电话问她，想不想去体验一次坐高铁的感受，她乐呵呵地问：“什么是高铁？”我的脑袋飞速运转，尽可能地在思绪里拾捡起她最容易理解的词汇：“就是速度很快很快的火车。以前出门坐火车，现在都是动车、高铁了。”“好好好呀，我也去洋气一回。”我从听筒里感受到了母亲的快乐。

第二天，母亲从乡下赶到县城，看见我，嘴里不停地唠叨：“你婆婆没赶上好时代，家里刚买了彩电，她就病倒了，连彩电是啥样都不知道。你爸生病时，总说我将来要享福，看来真是这样。没想到快八十岁了，我还能出门长见识。”看吧，母亲就是这样容易满足，眸子里闪出的光足以照亮黄昏的小路，坐高铁似乎成了她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
我们打车到高铁站，母亲像个小孩子，兴奋地四处张望，催促我去买票。我告诉她：“妈，现在坐高铁不用纸质票，只需要用身份证进站，然后过安检。”母亲又像孩子一样伸伸舌头：“哟，真复杂，头都弄晕了。幸好有你，一会我跟着你走，你怎么做我就照着做。”母亲的话让我想起小时候走亲戚，母亲牵着我的手，给我讲这是麦苗、那是青葱，时光像一台穿梭机，把曾经步履矫健的母亲瞬间变成了步履蹒跚的老人。母亲不敢坐电梯，背着旅行包爬楼梯，每次都在前面等我，待我与她会合时，她骄傲地说：“听我喘气没有，哈哈……”在等车时，我带她在候车厅里闲逛，她又止不住地唠叨：“千万别错过时间哦。”“来，照张相，发到家庭群里。”“走走，排队等车……”

到了目的地，要坐地铁了。在地铁入口处，望着长长的车道，母亲好奇地问：“这也是高铁？”我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回答：“这不是高铁，是地铁。”母亲摇摇头，叹口气：“这些人的脑壳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修出这个路。没有你，我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。”一路上，我给她解释地铁票的使用，她听得非常认真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下一次就知道了。”

其实我明白，母亲不是因为第一次坐高铁而兴奋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抽出时间陪她出来逛逛而兴奋。带母亲坐过高铁之后，我又问她：“妈，想坐飞机吗？”母亲大声嚷嚷：“想呀，我还没坐过呢。”“好，明年带您坐。”“我努力保重好身体，但八十岁了，国家准不准坐飞机？”我捂着嘴笑：“只要身体好，什么都可以。”

母亲第一次坐高铁的旅程，不仅让她体验到了现代交通的便捷和快速，更让她感受到了家人陪伴的温暖和幸福。我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：希望时间能慢一些，让我有更多的机会陪伴母亲，体验更多生活的美好。

母亲第一次坐高铁

□刘茜

带父母打卡博物馆

□董雪

这几年，文旅的风也吹

到了我家的小城，一个个城市IP如繁花绽放，大家都说小城越来越美，生活品质越来越高。父母在网络上看到那些景点、美食的精彩推荐，会转发到家庭群里，那些精美的视频和图片让人忍不住想要前去打卡体验、一探究竟。

一个周末闲来无事，我决定带父母去逛逛市里的博物馆。父亲戴着老花眼镜，倚靠在沙发上，一边刷手机一边说：“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，我们哪看得懂这些啊！”“是啊，浪费钱，还不如……”母亲在一旁应和着。我赶紧让他们打住：“爸、妈，咱就是没看过才更要去看看啊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也要有点精神追求。何况这家门口的博物馆还免费呢！”在我的苦苦劝说下，二老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与我出行。

我们要打卡的博物馆坐落在老城区，自从我们搬了家，父母已经很久没有去那片区域了。为了让他们感到不虚此行，我特意选择了一条网红路线，这条路依河而建，蓝天澄澈，河水清清，鲜花和绿树随着河道延伸出去，入目皆是“绿树浓阴夏日长”的好景致。“变化可真大！”“你看那座桥，就是我昨天晚上在手机里看到的！”“漂亮！”父母指着窗外的风景，一言一语，听得我开心极了。

车行至老城区，一座高大的新式建筑映入眼帘，巍峨壮观的博物馆十分醒目。有句话说“要了解一座城市，就要从博物馆开始”。我带领父母走进第一个展厅，面对千年前的文物，他们充满了好奇，隔着玻璃认真端详，仔细阅读展品介绍，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。当他们看到出土自老家的文物时，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拍下照片发给亲朋好友。父亲喜欢书法，驻足在一份小楷手卷前，不时发出啧啧惊叹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一会当导游，一会当摄影师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逛完第一个展厅，我们到茶餐厅休息。看到店内有印章，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盖草本，拉着母亲去排队盖章。夹在一群年轻人中，母亲有点局促不安。于是，我跟她讲起当下时兴的“盖章打卡”游戏，告诉她这是旅行的一种仪式感。母亲笑呵呵地说：“好吧，今天也玩玩你们年轻人的游戏。”

接着，我们参观了非遗民俗展和当代城市建设馆等。每到一个展馆，母亲都学着我的样子去找印章，我们还玩了投壶和射箭游戏。看着父母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只不过那时是父母陪着我玩、看着我笑。

回到家中，我看到母亲发了条朋友圈：“今天，女儿带我们打卡了博物馆，开心！”配图是母亲亲自盖的印章。我在下面留言：“以后，我会带你们打卡更多好玩的地方。”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希望能陪伴父母一起走更多地方，留下更多美好回忆。